

■岁月凝香

一条河流的足迹

■陈猛猛

村子紧挨着这条河，村子里的人也没有给河取什么名字，每当提起它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叫它河。

河把村子一分为二，一座桥连接起了村南和村北。这座桥挺古老的，而现在，桥还静静地守在那里，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

也正是有了这条河，整个村子都光鲜了起来。

河两岸栽满了树，密密麻麻的住户临水而居。河说不上大，也不是很小，村庄里祖祖辈辈的人看着河里的水在汛期时涨、枯水期干涸。水涨水落的情状，像极了人生中的浮浮沉沉。一年中的大半个光景，河水的水刚到人的腰里。河长年累月就那样：不紧不慢地流着，同庄稼人过的日子一样，细水长流，温温吞吞。

记忆里河还是还很清澈的时日，紧挨着河的人家的主妇端着洗衣盆出来在河边洗衣服，孩童们看着水中泛起的肥皂泡随着河水流向远方，心里就生出一段念想：什么时候也出去闯荡闯荡，去那远天远地的地方，去那些肥皂泡带着行得远多了。慈祥的王奶奶就曾经很诗意地说：“等我死了，就把我的尸体放在一个摆满鲜花的木筏子上，让我随着河继续前行，永远陪伴着这条河。”而我太奶奶的遗骨，就在河坡上埋着，后来农业学大寨时要修整河坡，爷爷赶紧到河坡上去寻太奶奶的遗骨，要给她迁坟，可怎么都找不到，也许太奶奶的遗骨已经流进了这条河里，成了河的一部分。每当想起太奶奶的时候，爷爷总会望望那条河，以此来寄托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光阴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旧日的往事都付与了似水流年，如同河上泛起的一簇簇水花，然后一切恢复了平静，一如宁静的岁月，人们依旧在这条河上生活繁衍。

当河的水位说不上深也说不上浅的时段，总会有人在河里支上几张网，横着穿过河的两岸。河里的鱼儿总是小的，它们大都是野生的，鱼儿被网住的第二天清晨，捕鱼人就会赶紧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卖，以此换来为数不多的票子补贴庄稼人日常的生活开销。旱季时，整个河床都干涸了，于是无比茂盛的野草迅速在河床上生根长大，这些草成了村里养羊养牛人家喂牲畜的极好饲料。潮湿的地表再加上丰富的植被，河床就成了青蛙、水鸟及各种昆虫的乐园，用书本上的词形容那就叫“湿地生物多样性”。

四震叔家就临河而居，他年年都下网捉鱼，河也养育了他的一家。四震叔对这条河极有感情，给儿子取的名字就叫大河。古人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河水长年流着，有那么多人用网捕河里的鱼，但河里的鱼生命力总是那么顽强，只要河水还流着，河里就有鱼儿。村里的人们从不去想河里鱼儿的来历以及鱼儿被捕捉而生生不息的原因。“有水就有鱼呗！”村人这样想着，仿佛流动的河里没有了鱼，那才叫不正常。说来也是，河里面有了流动的水，河就能如母亲一样孕育着数不清的生命，滋润着沿岸的自然生灵。

关于村边的这条河，还有一个很悠远的传说故事。说的是很早时候的一个盛夏，很多的村里人都从家里出来到河堤上纳凉。夜幕渐渐深了，都已经很晚很晚了，纳凉的人多半回家，只有一个人嫌热，还在河堤上坐着。就在这时候，他看到了两条大蟒蛇，有十多米那么长，身子粗得像水桶，蛇眼睛灯笼那么大，幽幽地泛着绿光。看到大蟒蛇的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心里想这样的大蛇自己以前从未见到，它们长这么大想必已经成精了。那两条大蛇极快地从河堤上一闪而过，从此再未露过面。有关大蛇的传说却在村人口耳相传，但真正见过的人少之又少。只是每当夜晚有人在河堤上走过的时候，一想起大蛇，就心有余悸。

汛期时河水的水很凶猛，河汛大的时候，河水几乎与河堤持平，水就快要漫出来。所幸这样的年份很少，不然就要闹起水灾，就民不聊生了。河里的水位很深时，每回都要淹死几个人在河边洗澡的孩子，村里的人就说这些孩子被河神召了去，做看护河的小鬼鬼了。

河水有水的时候是有很多小鱼小虾的，有一次河水变浅的时候上游的人药鱼了，弟弟竟用渔网逮住了一条半斤多重的大胡鲢鱼。孩子们擅长找一个河边的小水潭，然后用泥泥将小潭与河水分隔开，再把水潭里的水排干，然后鱼就乖乖地束手就擒了。

我喜等到河水快要干涸的时候在河底淤泥中挖泥鳅。永远忘不了一个下午，与本家的几个孩子一块拿着盆盆罐罐从家里出发，往河床下游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路，选了一处还有

水未蒸发完、淤泥表面上有孔的一处水洼。我们排干了水，顺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洞挖下去，果然就挖出了很多泥鳅。那些空洞是泥鳅在淤泥中的出气孔，它们借着洞孔呼吸。那一次我们收获颇丰，足足挖到了十多斤泥鳅。回来后几个人将劳动成果一分，晚上都吃到了八九条香喷喷的炸泥鳅。每次想到在河中捉鱼捕虾挖泥鳅的儿时经历，我都会深深地感激这条河带给我的美好馈赠。如果没有了这条河流，我们这些孩子的童年生活会失掉一半色彩。

其实是有两条河环着村子的，只不过这条河大，离村子近，村人们叫它河。而另一条离村子远的河，因为有一座小木桥在桥上，村人们提起那条河都称它为“小桥”。要是谁在村子里问某人去哪了，他说去小桥了，人们就知道他是到另一条相对较小的河坡上去了。村人们过惯了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小，平常的日子顶多从村子的最东头转到村子的最西头。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爱坐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守着自家房前的一亩三分地，一副怡然自得、地老天荒的样子。至于村边的那条河里的水究竟最后流到哪去了，这条河地理学家管它叫什么名字，村人们懒得去思量这些问题，得过且过的日子使村里人的生活懒散而又恬淡。

爷爷喜欢沿着河堤走，蹬着三轮车找寻童年逝去的印迹。有时候他会寻儿时那棵古老的黄榉树，有时候他会带着羊群在河滩上寻觅茂草。村子里比爷爷年纪大的人不多了，唯有在这条河面前，爷爷永远是小孩子。一次我兴致突来，骑着自行车沿着河坡一直顺着河往下游走，想看看河到底要流到哪儿，看看下游那些和我们共同拥有一条河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只当是溜达溜达，踏青去了。我全身振奋，意气风发地行走在河流的岸边，远方究竟是什么，对我而说是个未知数，那一次的旅程使我感到前方既神秘又遥远。我一直走，一直走，将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河的下游和村里的人情风物差不多，只是河在下游水面更开阔了，我还在河堤上碰到了水芝，听说她这朵村花嫁到河下游的一个村子里去了，想不到这次竟这么巧碰上了。我俩热情地说着话，水芝一脸的满足与安恬，一脸幸福小女人的样子，她牵着五头羊在河堤上放羊，整个河堤被绿色包裹着，如同一块巨大的绿宝石。她告诉我再往前走，有一个大水闸，挨着水闸的村子叫夏庄。我顺着河流的方向继续走，果然看到了水芝所说的那个水闸，更令我惊喜的是，小桥上那条河也在水闸处与这条河汇在一起，呈人字形。原来我们祖祖辈辈嘴里念叨的河与小桥，在下游流在了一起，两条河最终成了一条河。

水闸处的夏庄比我在的村子小多了，更让我吃惊的是，村口紧挨着河的小卖部的名字竟叫“代销店”。这么个富有历史感的名字使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要知道现在早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原以为有这样的名字只存在历史书里，想不到会在这儿看到活化石。跟店主交谈了几句，才知道村里就这一家卖东西的小店，“代销店”向村民提供着日常所需，店面虽小，却五脏俱全。夏庄里静得吓人，能听到鸡鸣狗叫声。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少妇从红瓦房的家里探出头来，非常寂寞地伸了个懒腰，这个小村子不过百十户人家。河像一个围裙，小心地呵护着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子。

河下游的视野越发开阔，一马平川似的将各种景象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分明看到了不远处的河面上有一座宏伟的大桥，桥上不时有大巴穿行而过。我朝那座在阳光映射下金光闪闪的大桥奔去，到了桥上，果然有气魄，如此牢固的钢筋水泥桥我还是第一次实实在在地看到。桥上竖着一个超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汾河大桥”。看到这个牌子上的字时，我心里既激动又有些失落。激动的是终于知道这条河的名字原来叫“汾河”，失落的是我们村人祖祖辈辈嘴里念叨的河名原来叫错了，河也是有真正名字的。就在这儿，我停住了，河还在前方行进，无休无止的样子。

等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地说这条河是有名字的时候，村人们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似的，仍旧干着手中的活计，仿佛在听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他们只认心中那条河的名字，如同无论多大的孩子从远方归来，慈母唤的依旧是他的乳名。

我在地图上查到汾河，也就是流经我村旁的那条河，它最终汇入黄河，流入渤海。活了这么大，我终于稍微了解了一点有关自己从出生起就见到的村旁那条河流的足迹。它不仅是一条河流的足迹，也是祖祖辈辈的难忘记忆……

麦收记忆

■心灵感悟

■周桂梅

在我童年记忆里，农村最繁重的劳动，莫过于“三夏”收麦季节。

那个时候，学校已经提前放假，我们的任务是挎着篮子排着长队拾麦穗，拾到的麦穗全部交到麦场上充公，这叫义务劳动。

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位小伙伴挎着满满的一篮麦穗，把它倒在麦场上，然后在上面翻跟头，尽情地玩耍。

这时，生产队长吆喝着让我们站在一边去，要么回家喝水，要么赶紧下地拾麦穗，我们几个不听，偏躲在一旁偷偷观看怎样打场、碾场。

偌大一个场地，全部铺满了麦子，这边两头牛一组，大概有十几组，由饲养员赶着一对牛拉着石碾在碾场。麦穗被阳光暴晒后，经石碾一碾，噼啪噼啪阵阵作响。石碾“吱吱扭扭”一路高歌着将麦头全部碾在下面。突然，我们看见一头牛准备拉屎，责任专极强的饲养员马上提过来一个粪桶接住了牛粪——看来还是挺讲卫生的。

那边，七八个人一组，个个把绳子绑在石碾上一圈一圈的旋转着，不知转了多少圈才停下。然后，组员们各自拿起三股叉挑起厚厚的麦子把它翻过来，奇怪，原来用石碾碾过后，上面的一层麦头都被碾掉了，翻过来后又浮出一层麦头，然后再拉着石碾碾一遍，直到碾得看不见麦头为止。

稍微休息后，开始用三股叉把麦秸挑起来轻轻抖散，将颗颗麦粒抖落下面，将麦秸再挑出去。不大一会，一条长长的麦秸垛像火车箱立在边上，剩下的后续工作做得很细致。



舞阳农民画 二十四节气之芒种

胡振亚 作

■心灵感悟

换季

■叶晓燕

古人真是有经天纬地的大智慧，二十四个节气满满当当地分割了一整年，农人无须多想，只用掐着时令下田就好。

春为四季之首，万物生长之初，疏忽不得，怠慢不得，稍有差池，便要浇灭一年吃穿用度的希望。单从节气的取名，就能体察到古人的良苦用心。春的几个节气名，总略含些细腻的心思。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短短十二个字，却如丰子恺的漫画，生动洗练地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春耕图。从立春开始，一个“立”字，如正在擦拭闲置一冬的农具的汉子，坚毅沉默，却从无形中散发一股子迫人的压力。历经几场绵密春雨后，沉寂多日的土地开始松动，渐放出活的气息。终于，春耕驾着战车隆隆驶过天际，但见他羽衣广袖随意一挥，数道惊雷便随地斩落，沉睡一冬的万物打着呵欠，捋捋头须，衣冠楚楚地纷纷观礼。惊蛰，惊蛰，轻雷隐隐，龙蛇出，草木舒，丁壮具在野，场圃从此开。这般不抬头的忙碌一句，停停走走，已过了春分。大概是定节气注重雨量过于丰沛，清明不仅名字含水，细细读来，似乎也夹杂了些湿漉漉的愁绪。陌道两侧，新移的秧苗在雨水的浸

将碎麦秸掠出来，然后用四股叉在挑出来放一边，剩下的就是麦糠和麦粒。用大木锨把它们一趟一趟聚拢在中央，再用小木锨把这些裹着籽粒的麦糠堆积成小山丘，就完成了第一道工序。

第二道工序就是见风扬场，感觉刮过来一阵风，马上用木锨铲起一锨麦使劲往空中抛去，麦糠顺风刮走，麦粒轻轻落下。两个人往空中抛洒，一个人在下面打掠籽，扬完后，将麦子在摊开暴晒。

我们看完了、疯够了，被家长一个个揪着耳朵拖回了家。

到了第二年，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我又长了一岁，这在农村就是小大人了。特别是到了“三夏”麦收季节，不能再到处乱跑、贪玩了，否则，就会招来一顿打。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带领我们姐妹三个一起来到麦田里准备割麦。那时还是生产队，实行工分制。生产队长给母亲和二姐分了三十垄，一垄麦二厘，三十垄可以得六工分，我和妹妹负责送茶送水。

到了中午，我拿起镰刀在地头帮她们“接头”，我一次只能割几根麦秆，一个小时只能割三毫分，一不小心就要割住手指头。

当我们母女快要接头时，心中都无比高兴。母亲说：“要不是你和我们接头，我和你姐又累又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看见你在前面，我们很快就看见地头了，三两下就把这麦子给报销了。今天上午我们母女三个挣了二十四分，下午再挣二十多分，今年一定多分几十斤麦子。”

母亲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我帮母亲抱着一大堆镰刀往家赶。走着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哎嗨嗨、哎嗨嗨，贫下中农好品质，我们牢牢记心间，热爱集体爱劳动，我是公社小社员”。

下午，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大声合唱着“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爬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了花……”

每每想起童年，兴奋和乐趣便会涌上心头。

然而，梅子又是幸运的。孩子在高三这关键的一年里，因受一篇文章的启迪，奋起直追，最终考上了心仪的大学，一朵原本不起眼的校花，绽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绚烂。然而学习终究是件枯燥的事，需要热情，更需要耐心和毅力，这期间，他经历过迷惘、失落、彷徨，甚至，有过放弃，这一切是多么寻常。这本书讲的就是梅子陪伴孩子走过高三的心路历程，此刻，她不是教师，也没有了作家的光环，她只是一位母亲，一位高三学子的母亲。

她关心着孩子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每天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买他爱吃的零食，在外边看到、吃到了什么，一定想着给自己的小孩儿带上一份；孩子脸上长痘了，她却长在了心里；自己生病了，小孩儿生病了，她抱着她的头，亲着他的脸喃喃自语：我们有病了，什么也不学了，我们睡觉……她纵容着孩子的小性子、小要求；经常在网上为孩子购买他心仪的衣服、鞋子，不管多贵，心甘情愿，自己却舍不得。

她在孩子的进步而欣喜。“你在客厅做英语，听听力，且大声跟着读。宁静的夜，被你搅出一轮一轮的细波来。窗外，暗夜的天幕上，星星们在跳舞。而我仿佛看见无数的太阳升起，水波都开了花。一时惊喜不已。最是你爸，眉开眼笑地躲在房门后，偷偷看你在客厅用功的样子，并模仿了给我看。我们乐在其中。”

“我和你爸在阳台上晒太阳，我们不时微笑着对望一眼，不说话，心意却是相通的，我的宝贝，

润下英姿勃发，牧童短笛，子规声声，途经的书生有感而发狼毫轻蘸，可又挥就一曲千古绝唱。然而，这般喧闹的春，丰盈的春。青斗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春却终是落幕了。打从立夏那日，扑面的风便挟了丝专属于夏的暴烈。夏是什么？是酷暑三伏，间杂瓢泼暴雨，蚊蝇肆虐，蛙蝉鼓噪。世间万物都在骄阳烘烤下沾染上莫名的亢奋。若想片刻安宁，唯有月上中天，蒸腾一日的暑气消散，流萤轻舞，万籁俱寂，稻麦无声地拔节，风清、云舒、月朗、星稀，也惟有这时，繁嚣不驯的夏方才难得显露些温柔，甚至犹如新嫁娘般羞涩。可再怎么美好，也仅仅留驻于夏夜。日出时分，再度骄阳似火，前夜柔情荡然无存，宛如一位不讲道理的泼妇，再怎么也让人喜欢不得。

年少时，我是极不喜欢夏的，换季的苦闷总要在这时节复发。年岁渐长，经了事，便晓得愁苦也是枉然，万物生发自有时，人力无法变更，唯有顺时而为，顺势而行，才能在方寸之间留有一份不足为人道的自得。

所以，要静，要等，等到春天过去，芳华落尽，如稻麦般经受了夏日骄阳暴雨的轮番洗礼，才会从容，才会坦然，才会站在夜凉如水的夏夜里微微一笑，想起一路走来的历历往事，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和感动，以及大起大落后的豁达与笃定，交织在一起，才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希望和力量，才会有继续前行的勇气。而到此，路的尽头，已可见风姿摇曳的累累秋实。

如此，便不虚此行，不枉此生。

■读书笔记

等待你成长

■张素琪

喜欢梅子（丁立梅）的温婉美好，平易近实，更喜欢她的文字，那些不经任何雕饰的文字，如清新绽放的小花儿，一丛丛、一簇簇，长在绿草边，开在阳光下，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和温暖。在梅子笔下，凡尘俗世里的一切，都是阳光的、温暖的、有爱的。

游离文字，时常会想：生活中的梅子也是这样吗？她有过迷茫、无助、纠结、烦恼的时候吗？近日，寻得她的《等待绽放》——一位高考母亲的陪考笔记，让我更真实、更全面、更立体地看到了凡尘中的梅子，作为妈妈的一面。反复品读用爱煮成的文字，不由感慨：原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孩子，是上天赐予每一个母亲最珍贵的礼物，作为母亲，我也都曾无数次憧憬孩子美好的未来，期望他前途似锦，光芒四射。可现实会让憧憬如落花，一瓣一瓣飘落。孩子，也许他只是个寻常的小孩：他不爱学习，很多光阴都被浪费掉了。作为母亲的梅子，常常夜半醒来，内心一阵绞痛，她弄不明白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的将来怎么办？急，却急不得。也只能自我安慰，只要他健康、平安、做个善良的人已经很好了。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母亲的心声？

然而，梅子又是幸运的。孩子在高三这关键的一年里，因受一篇文章的启迪，奋起直追，最终考上了心仪的大学，一朵原本不起眼的小花，绽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绚烂。然而学习终究是件枯燥的事，需要热情，更需要耐心和毅力，这期间，他经历过迷惘、失落、彷徨，甚至，有过放弃，这一切是多么寻常。这本书讲的就是梅子陪伴孩子走过高三的心路历程，此刻，她不是教师，也没有了作家的光环，她只是一位母亲，一位高三学子的母亲。

她关心着孩子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每天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买他爱吃的零食，在外边看到、吃到了什么，一定想着给自己的小孩儿带上一份；孩子脸上长痘了，她却长在了心里；自己生病了，小孩儿生病了，她抱着她的头，亲着他的脸喃喃自语：我们有病了，什么也不学了，我们睡觉……她纵容着孩子的小性子、小要求；经常在网上为孩子购买他心仪的衣服、鞋子，不管多贵，心甘情愿，自己却舍不得。

她在孩子的进步而欣喜。“你在客厅做英语，听听力，且大声跟着读。宁静的夜，被你搅出一轮一轮的细波来。窗外，暗夜的天幕上，星星们在跳舞。而我仿佛看见无数的太阳升起，水波都开了花。一时惊喜不已。最是你爸，眉开眼笑地躲在房门后，偷偷看你在客厅用功的样子，并模仿了给我看。我们乐在其中。”

“我和你爸在阳台上晒太阳，我们不时微笑着对望一眼，不说话，心意却是相通的，我的宝贝，

■诗风词韵

■李 季

谁拿走了琵琶，只留下长久的颤音
谁拿走了岁月，只留下空空的小巷
月亮尚未升起，天有些凉
梨花是白色的酒杯，纷纷
碎在寂寥的夜晚
我常常手捧落花，感受别离的重量
也常常在泪水里与你重逢

■孙亚洁

无路可退的时候，就退到一本书里
安营扎寨，排兵布阵，自立为王
无路可退的时候
就退到一朵花的背面，荡秋千
看蚂蚁上树。看一只乳白色蚯蚓

知道用功了，多么好。”“你捧了书在客厅读，声音美妙，清晨的空气里，浮动着你甜蜜的气息。我们又看了你贴在墙上的小纸片：坚韧，是人类最伟大的品质！那行瘦瘦的字，我们看了又看，看得眼角有潮湿的东西溢出来。”

“你说，从来没有过的顺畅啊，所有题目，唰唰唰，一路顺通地往下做。四肢紧张地大瞪着你的眼，瞬间眯成了一条缝。你意气风发地说，我觉得，我学数学还是蛮有天赋的。我们唯有跟着拼命点头的份。你像只鼓足气的球，弹性十足啊。饭桌上，你滔滔不绝谈你的学习，你分析了你的优势和劣势，句句在理。你说，做，做死它，绝对是学习数学的不二法则！我的小孩儿，仿佛在一瞬间懂事了，你变得落落大方，你变得彬彬有礼，你变得朝气蓬勃。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生命！感谢这个多梦的季节！”读这样的文字，我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为梅子，也为孩子，甚至奢望我的小孩儿也能有这样的時候。

她为孩子的忧伤而忧伤。“你说你喜欢郭敬明，有淡淡的忧伤，很符合你某些时候的心情。我的心里一惊，原来，你也是忧伤的。当我们恨铁不成钢的时候，你这块铁，正经历着怎样疼痛的冶炼啊！”

“原来，你是这么介意成绩。我有点心疼，小小年纪，却要背负这么大的压力。我拥抱你、安慰你，考不好拉倒，下次再重来。你睡去了，我却久久难以平静，心有戚戚焉，咋办呢？如此下去，过劳呢？说一千，道一万，你是要过高考那道关的。虽然我们嘴里一直在说，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但真的临到自己身上，说时容易，做起来难，却是相当困难。”

“妈妈，下次我一定考好。下次？我的小孩儿，人生有多少下次可以重来？我只觉得胸口收紧，疼得慌。你看，我多么虚伪。之前，我亦说过，这次考不好，拉到，下次再考。可你这次呈现给我们的，是触目皆荒凉啊！你之前所有的豪言壮语，不过是刹那烟花，看时耀眼，过后，不过是一地灰烬。”

“我冷眼观察，你对着书本，寂寞孤单的样子，很像一只大鸟。心里有不舍，但还是咬咬牙，不理你。儿子，别埋怨妈妈不懂你，你只知你现在。而我，关心的不止你的现在，还有你的将来。人总得为将来积累点儿什么，好让将来的日子，有所支撑。”读这样的文字，我和梅子一样的辛酸和无奈。

我的女儿已经高二，梅子的心思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母亲，明年，此时，她也要经历关乎命运的高考。在这样的文字中穿行，我试图让自己变得更从容、更平和，并以此来影响我的小孩儿，让她能从容面对，勇敢迎接。这，应该是每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历练。

高三的生活，不只是学习。青春的萌动，公德心、责任感的培养，爱心、善良、节约意识的渗透，在这些方面，梅子无疑做得最好。她不只希望孩子成才，更希望他成人，成为有诗意的人。有一个场景，始终萦绕脑际：

“傍晚放学归来，路过校园的草坪，你突然看到一只鸟，一只你从未见过的鸟。它在草地上，像人一样地踱着步。你就那样，呆呆站在那里看它，它也看着你，许许久久。你告诉我时，我的心，立即柔软成一根水草。一个镜头，反复在我眼前播放：一个孩子，一只鸟，纯蓝的天。一样的纯真年华。”

梅子喜爱文字，她说抚摸自己昔日的文字，会让她感到岁月的丰满与厚重。凡尘俗世，她只是一粒认真行走的尘。也希望像梅子那样，做凡尘俗世里的一粒尘，我的小孩儿，妈妈对你，也只是这样的期望……

惜分飞

那个年少的春日
你打马而去，那白马蹄印翻飞
如印章，重重叠叠
盖在我想你的心里
你马鞭一挥
就是二十年的距离
我的生命里，从此
只有花落，没有花开

咬破草根下的寂靜
就着一片翠綠的落羽飲酒
一醉到天明
无路可退的时候
就退到自己的左右和身后
挽着，挽着，拉着，推着自己
向前走

无路可退的时候